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 现状、挑战与突破

谭 冉

(安徽开放大学 文法与教育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已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两大趋势。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从数字素养的理论界定与规则依据出发,分析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探究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进展,指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关键问题,并从政府引领、社会协同、体系构建、互助激发等多维度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数字素养;老年教育;数字包容;社会协同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4)04-0040-07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升级,逐渐形成了以数字化与信息化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这不仅是国际前沿视野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和优先发展领域,也为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整体规划,逐渐形成数字中国各领域协同共建的整体格局,加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更是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应对数字生活的关键能力^[1]。

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理论分析

(一)“数字素养”的理论界定与规则依据

“数字素养”最早由以色列学者阿勒卡莱(Yoram

Eshet-Alkalai)提出,他认为数字素养涵盖了使用软件或操作数字设备的能力、在数字环境中的认知和社交情绪能力,以及在数字环境中执行任务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初步形成了数字素养作为生存技能的理论模型。随着全球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的社会发展态势,世界各地有关数字素养内涵、模型的研究也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虽然对其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但对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概念内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21 年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数字素养是涵盖数字获取、制作、使用、交互、评价、创新、分享、安全保障和伦理道德等素质能力的集合^[2],这为数字素养概念的本土化界定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体现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数字时代,数字素养内涵已由单方面强调知识与技术提升至注重高级能力与态度^[3]。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智慧

收稿日期:2023-12-16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跨越数字鸿沟: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SK2021A0873);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老年教育研究重点项目“老年开放大学办学标准化研究”(项目编号:LNJY2020ZD05);安徽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教育数字化视域下在线学习行为有效性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22jyxm326);安徽开放大学老年远程教育研究团队(项目编号:2022KYTD01)

作者简介:谭冉(1986—),女,山东济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老年教育管理。

助老’行动,加强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4];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除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外,强调加快弥合数字鸿沟,拓展智慧便捷的数字生活场景,打造积极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等^[5]。国家政策的发展演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数字素养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迭代完善的过程,是一场适老化的“双向奔赴”。目前,老年人数字素养概念的专有定义还未明晰,更多的是根据政策指导或是依据现有的权威数字素养框架形成,但总体表明老年人数字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包括数字技能、数字能力与数字态度等在数字社会所需具备的一系列能力和素质。

(二)我国数字化转型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必要性

数字化转型最早出现在 1968 年,在 2015 年前后被广泛提及^[6],指的是在信息技术应用不断创新和数据资源持续增长的双重叠加作用下经济、社会和政府的变革和重塑过程^[7]。核心要义旨在提高效率、创新能力、重塑生态,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社会,从而提升竞争力。早在 2020 年 5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发布了“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提出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合推进机制,以提高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能力^[8],标志着数字化生态共同体环境正在形成^[4]。当前,我国高速增长的老齡人口以及老齡化社会现状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预测,到 2050 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齡化社会,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5 亿人,老年人作为数字贫困群体的代表,正成为国家推进数字化转型治理的重点对象^[9]。全国各地以推动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在提升老年人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等方面推出了多种举措,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内涵与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演变以及在社会各领域中的渗透而日趋完善。

(三)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价值取向

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年龄、经济和文化背景层面的差异,其数字素养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数字能力、数字态度等方面。就当前社会背景而言,数字化转型以弥合“数字鸿沟”、助推积极老齡化、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

通过提升数字操作及获取能力,激发老年人数字活力,运用数字技术新力量实现数字交互、交际、创新,化解数字贫困,并依靠数字能力了解数字安全与伦理道德等内容,加快融入数字社会,实现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

1. 数字技能激发数字活力。数字技能是一个广泛而多维度的概念,主要强调应用数字技术获取、分享、生产信息的能力,还包括能够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批判性地评估和处理信息,运用精确的信息技术获取和生产信息,以解决复杂问题等多个层次。对于老年群体而言,数字技能更多体现在使用各种电子设备(如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获取、传输数字信息的基础能力。数字技能的提升可以帮助老年人摆脱时空限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更积极地参与数字生活与实践,增强自我的权利意识,有效激活自身的数字潜能,焕发新的数字活力^[10]。

2. 数字能力化解数字贫困。数字能力是指为应对数字环境的快速变化,运用数字技能完成工作、学习、生活、创新等内容的综合能力,强调个体可以将数字技能整合运用并创造产生新价值的创新变革能力,具有实践性、创新性、复杂性特点^[11]。老年群体作为数字贫困治理的重点对象^[12],由于数字能力薄弱,在数字时代陷入社会、文化、权利等多维度困境,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的辨别、筛选及供给能力,增强数字工具的理解与使用,数字内容的分享与沟通等,进而从根源上化解数字贫困的功能属性。

3. 数字态度加快数字融入。数字融入是指为了满足老年人的数字生活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社会参与需要而推动的数字适老化过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态度强调老年人对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基本认知和评价,关注其在数字环境中对数字行为的道德判断和决策,突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保护能力,是老年人对数字技术存在及其在数字社会中作用影响的重要认识,是数字化社会积极老齡化、促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现状与需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实践进展

近年来,受数字中国建设和人口老齡化影响,全面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共识已基本形成,国家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尤其是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政策不断推进,各级各类机构协同治理不断加强,有力推动

了老年人数字素养稳步提升。

(一)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政策不断完善

当前,在建设“数字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期,数字化已融入老年生活的诸多方面,推动着老年人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13]。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多依赖网络购物和就医,这对老年群体提升数字技术和能力的需求更加急迫。2020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这是近年来较早提出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重要文件,开启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热潮。2021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提升,提出初步建成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加快弥合数字鸿沟。此后,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2024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工作方案》等若干文件,这些政策从数字技术操作获取、数字交互创作以及数字认知、伦理安全等各方面,为老年人数字素养提供了发展目标和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各地方政府也为贯彻落实国家要求,如山东、新疆、宁夏等地纷纷印发文件、部署相关工作,这标志着提高全民数字素养特别是老年人数字素养已在全社会深入开展。

(二)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需求日益旺盛

老年人数字生活是指老年群体将数字信息技术逐渐运用于日常生活各场景的过程中,包括数字技术接入、使用到掌握的整个阶段,都在数字生活的过程中。从人口数量来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随着数字适老化服务不断完善和网络应用的加速普及,在新增网民中以青少年和“银发族”为主,50~59岁、60岁及以上群体分别占新增网民的15.2%和20.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14]。从生活环境来看,数字产品琳琅满目,数字应用全面开花,无论是数字化出行、就医、消费、办事,还是社会交往与数字学习,生活工具的智能化,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生活需求的信息化,生活空间的网络化,都体现出老年群体越来越高的数字需求。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不断

完善,电子社保医保卡的普及使用以及智能生活用品的推广服务与使用,既满足了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同时也激发了老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的好奇心,进一步加强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主动性。

(三)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已具备社会基础

自1994年我国实现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网络互联架构加速形成^[15],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走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所熟悉和使用,为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老年大学、社区大学及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开设数字课堂、银发课堂、乐龄学堂等,运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丰富的数字资源向老年群体普及数字技能与能力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发挥了促进作用。比如,仅国家老年大学就在全国建设了近3000个老年学习中心、5.5万个老年学习点,汇聚了适老课程资源43.6万门^[16]。随着外部支持条件的持续改善,老年群体使用网络的意愿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据2022年复旦大学课题组发布的《中老年人用网情况及网络素养调研报告》显示,中老年人整体用网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其中使用互联网和抖音的频率较高。

三、困境与挑战: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的问题关照

近年来,受数字中国建设和人口老龄化背景影响,全面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共识已基本形成,国家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尤其是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政策不断推进,使老年人数字素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距离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离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及数字社会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数字素养普及度滞后于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5亿人,如上文所提当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发展迅速及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在使用数字技能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就数字技术层面来看,数字化产业发展迅猛,老年人掌握技术能力的速度跟

不上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虽然目前国家政策层面持续引导,就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给出了目标方向,即逐渐缓解老年人“数字难民”身份,但在推进落实中仍有大部分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中面临着痛点、难点问题。其次,由于我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起步较晚,虽然当前国家政策与地方推进同力同行,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具有开创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需要逐步构建科学、实用、系统、全面、可扩展的规划,健全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与评价体系,方能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规范性发展。

(二)老年人数字素养技术与能力落后于数字化转型需要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老年时期,衰老给人体机能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感觉器官功能的减弱,这直接影响了老年人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能力,进而影响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掌握能力。如视力衰减、听力障碍、记忆力减退以及肢体反应迟钝等,都从一定程度增加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排斥感。其次,老年人在使用信息技术时普遍存在效能感低下、学习信心不足、知识文化差异、个体经济水平差异等现象,尤其当老年人感知技术有用性、易用性时产生消极影响,还会出现使用焦虑或信息迷航等问题,这些心理因素都会阻碍老年人主动使用信息技术。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当代老年人接触数字设备时间较晚,没有较好的知识储备和实践基础,无法对海量的数字信息进行科学有效分析和判断,对智能设备使用产生畏难和抵触情绪等;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发展也加大了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挑战,消除数字壁垒任务更加紧迫。有关研究表明,老年人对数字技术、技能的需求远高于目前设施配置及人才资源配置供应量^[17],从而导致老年人群体数字素养差异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三)区域差异减缓了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速度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大智移云物”(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沟通方式。但由于客观存在的城乡因素和经济因素,致使我国老少边穷地区同发达地区省份相比,其在智能化基础设施以及智能化设备拥有量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老年群体中的非网民主要因数字设备不足、文化程度受限和使用技能缺乏而不能上网。如经济发展制约着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发展,数字基座等数字设备和智能手机等

数字工具的缺失是老年人数字素养发展不均衡存在的主要问题;老年教育与支持服务的区域差异性也影响着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目前已有部分城市结合自身人口老龄化进程,从供给和潜在需求出发,着手制定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行动纲要和行动指南,为当地数字素养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显著提高了数字素养培育规模和质量,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四、突破与应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

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要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提升数字能力、强化数字态度为化解措施,缩小群体间数字鸿沟,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推动我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一)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政策覆盖面

1. 以政策宣传为基础,增强老年人数字素养意识。数字化转型是老年人数字素养发展的契机,从我国目前老龄事业发展与政策发展的脉络来看,积极引导老年人认识和接纳数字化,提高老年人数字化学习能力,已成为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重要支撑与依据。持续加强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政策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提升数字素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抓住两大国家战略推进加速期,利用新旧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介绍数字产品和服务对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优势,鼓励老年人改变固有思维,从心理上认可并接受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化解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态度转变,从而提高社会适应性,增强生活安全感。

2. 以完善执行过程为重点,建立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长效机制。目前关切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政策进入发展机遇期,全面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要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调整全过程给予同等关注。在政策制定上,整合跨领域老年人相关政策法规,厘清各主体所承担的角色与责任,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政府主导的老年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在政策执行上,挖掘已有资源,拓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途径和内容,利用老年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民间机构等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包容性强的数字素养提升服务,确保培训服务系统性、完整性和多种模式的综

合发展,促进老年群体数字技术知识水平的有效提升。在政策调整上,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加强老年人数字素养政策执行力度,为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提供有效支持。

3. 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关注农村老年人数字技能提升。数字乡村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着力方向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已成为研究热点,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等政策文件,对数字乡村提出了建设要求,也从侧面体现出乡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更多需求。在此背景下,一是加大面向乡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宣传力度,让更多农村老年人关注数字素养提升进程,积极参与数字素养提升活动,培养数字化意识。二是以数字需求为导向,着力加大各区域数字乡村环境建设与适老化环境改造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乡村及偏远地区数字服务供给能力,有效促进数字服务、养老服务的整合共享。三是出台政策实施细则,社会各方积极发挥来自政策、教育、帮扶、支持与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城乡数字化平衡发展,推动国家政策有效执行与落实。

(二)满足老年人数字素养能力需求,构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1. 以激发数字技能为前提,完善老年人数字素养教学与课程体系建设。开展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有助于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身数字赋能和增能,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就课程建设而言,坚持以人为本,考虑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老年人在基础、兴趣、特长、能力等方面差异对教学的不同要求,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模块化知识结构与弹性化课程体系,完善学习评价机制,激发老年人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树立提升数字素养的信心,更积极地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如将老年人数字素养涵盖的多项指标分层分类开展教学,有利于提升老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效果;开展实践课程,帮助老年人熟练掌握数字软件、智能 App 的运用,增强社会参与能力;开设高级数字技能课程,培养能力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利用新媒体及时抓取有效信息,提升创新能力,获得数字化发展机会,体现社会价值等。在教学方式方面,充分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老年教育新形式,利用数字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先进、便利、可用、有价值的线上学

习课程以及答疑途径,持续优化数字化在线学习平台,开发更便捷的智能学习终端,突破地域限制,发挥数字资源和师资循环利用优势,同时线下课堂的充分互动与学习氛围,也更容易消除老年人在心理及生理上对数字技术的排斥和畏惧感。

2. 以提升数字能力为核心,构建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模型。老年人数字素养模型有助于老年人数字能力自我评估,确定提升方向,获得提升计划反馈。如前文所述,老年人数字素养涵盖数字技能、数字能力及数字态度三大方面内容,包括数字获取、制作、使用、交互、评价、创新、分享、安全保障和伦理道德等九大素质能力,借鉴欧盟、新西兰等国家老年人数字素养评估框架构建方法,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根据地区发展差异、文化差异、能力差异,以培养老年人数字生活能力为目的进行框架构建。第一,框架维度分级应尊重老年群体年龄差异进行纵向分层,根据能力差异进行横向分级;第二,基于国外经验与启示,开发“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模型”测评问卷,并对测评内容采用具体化、情景化、适老化改造,提高测评实效^[18];第三,围绕能力提升要素,“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模型”内容应突出数字学习发展部分,了解老年群体利用数字技术排除故障、查找信息、内容创作以及互助共享能力的现实情况,有利于调动老年群体学习内驱力,提高对数字技术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数字化转型。

3. 以强化数字态度为关键,增强老年人数字道德行为规范。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居民在数字虚拟环境中不具备维护社会道德和正义的能力与条件,缺少遵守数字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为避免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出现伦理失范或者网络行为不端,第一,加强数字内容、技术以及网络安全等相关法律宣传力度,弘扬正确的数字品德与价值观,通过典型案例、榜样塑造等形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二,立法保障数字时代的老年人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新兴立法的修订过程中加入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内容,形成数字时代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治矩阵;第三,将数字伦理因素列为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指标,充分提升老年人在获取、使用、分享数字信息过程中的道德观念与安全意识,避免网络成瘾、游戏沉迷等风险行为,引导老年群体遵守数字社会规则,提高网络

辨别能力,形成良好的网络行为规范^[19]。

(三)助力数字化转型发展,构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谐发展新生态

1. 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把握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新趋势。社会数字化转型是老年人掌握数字技术,快速融入数字社会的重要机遇,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也需要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生存环境。一是制定统一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规划,明确各地区的目标和任务,并根据区域差异进行合理调整。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要求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数字技能的高级应用水平;对于欠发达地区,重点加强基础数字设备、知识的普及与应用。二是创建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育示范区,将信息技术融入学校建设与教学全过程,以示范区为牵引,以点带面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整体发展。三是建立区域间合作机制,持续推进老年远程教育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如发达地区可以向落后地区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共同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

2. 以数字社会适老化改造为抓手,营造老年人数字生活新环境。数字社会适老化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努力,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友好、便捷、包容的数字环境。一是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制定数字社会适老化标准,建立适老化评估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老年人数字技能与数字产品使用适配度。二是鼓励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低成本数字设备,提高设备的易用性和可及性,如大屏幕、大字体、高音量的移动设备,操作界面友好、操作流程简单的数字产品,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客服渠道和高效便捷的数

字服务,增加方便老年人使用的辅助功能等。三是加大对偏远地区和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网络覆盖率和稳定性。政府可以与电信运营商合作,优先为老年人口密集的地区铺设高速网络,确保老年人能够顺畅地使用数字设备。

3. 以多部门协同参与为引导,打造数字助老支持服务新体系。面对庞大的老年数字服务市场需求,利用数字技术扩大普惠养老资源供给,构建多元主体支持的服务体系,已成为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迫切需要。一是建立社区技术支持服务中心,配备专业的设备、工具与技术人员、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设备维修、软件安装、故障排除等服务,定期举办技术讲座和培训活动,满足老年人个性化数字需求,加强社区数字助老服务能力。二是鼓励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家庭成员通过提供数字设备、安装软件、技术指导等方式引导鼓励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社会,制定家庭数字学习计划,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三是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感,推动政企合作,如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探索“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等,共同促进数字助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综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对建设数字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育与提升要兼顾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以及老年人自身需要与个性化差异,围绕数字素养核心内涵,以增强国家战略驱动、激发老年人自身内部驱动、增强老年教育与服务驱动为培育实施路径,加快老年人数字融入,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敏,李宝敏,马丽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9.
- [2]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2021-11-05)[2024-11-25].https://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3] 陈明明,陈雨.中国居民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水平测度及结构特征[J].电子政务,2024(9):14-24.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EB/OL].(2021-11-18)[2024-11-25].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59511.htm.
- [5]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EB/OL].(2024-02-23)[2024-11-25].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3541.htm.
- [6] REIS J, AMORIM M, NFR Melão, MATOS P.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 Research [A]. ROCHA Á, ADELI H, REIS L P, COSTANZO S. World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C]. Naples: Springer, Cham, 2018: 411-421.
- [7] 翟云, 蒋敏娟, 王伟玲. 中国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阐释与运行机制[J]. 电子政务, 2021(6): 67-84.
- [8]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EB/OL]. (2024-09-20)[2024-11-25]. <https://liuyan.www.gov.cn/szhzxhbx/index.htm>.
- [9] 匡亚林.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 影响要素、用户画像及政策回应[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1): 46-53.
- [10] 石晋阳. 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困境与媒介教育出路: 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J]. 青年记者, 2020(25): 14-15.
- [11] ARKHIPOVA D, BOZZOLI C. Digital Capabilities[J]. CIO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New Leadership Role, 2018: 121-146.
- [12] 林宝.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的难点与重点[J]. 人民论坛, 2020(29): 129-131.
- [13]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8-29)[2024-11-25]. <https://www.cnnic.cn/n4/2024/0828/c208-11063.html>.
- [14] 人民网. 接入国际互联网 30 周年我国互联网发展呈现五大特点[EB/OL]. (2024-04-18)[2024-11-25].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418/c1004-40218702.html>.
- [15] 国家老年大学: 让老人“老有所学”[EB/OL]. (2024-03-11)[2024-11-25]. <https://www.ouchn.edu.cn/News/mtbd/3585b9e72f4043d3ace2e19b60020b1c.htm>.
- [16] 杜鹏, 刘维林. 中国老龄化社会 20 年: 成就、挑战与展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25.
- [17] 李宝敏, 屈曼祺, 李家成. 新西兰老年人数字素养评估框架研究与启示[J]. 终身教育研究, 2022, 33(6): 32-39.
- [18] 人民数据. 人民数据研究分析: 怎样解决老年人数字沉迷和手机依赖难题? [EB/OL]. (2024-03-05)[2024-06-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926663748430814181&wfr=spider&for=pc>.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 and Breakthrough

TAN Ra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w and Education, Anhui Open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22,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digitization have become two major trend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cope with population aging.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rule basis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rogress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points out the key problems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social coordin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and stimulation.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elderly education; digital inclusion; social synergy

[责任编辑 张飞]